

負苞堂文選卷之四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書

與張司理書

幸緣玉倚葶忽萍散每一馳涉猶覺丰采朗然
來照人也今天子渴賢以黃金貯臺上廉治行
高第者賜之執事斷斷持三尺法體定國不究
之德而時出廣漢如神之智衆遠在庭疑謂四

視一具詞無不人人稱平也臺臣且以高第薦
矣非日親承黃金旋登八座以光輔明德此社
稷大慶豈直爲我同榜中標幟已哉僕本庸流
行能無筭乞就茲散局不謂荆土衝甚群貴人
冠蓋日旁午至藹然從吏胥後整折道傍殊不
減簿書之苦矧病肺作惡輒復委頓奉職不狀
所恃大雅廣度不遺遐逝而特貺程督之使得
稍效短長以附清塵而聲施當世則于僕有大

造矣顯力代候起居循之不腆統希涵貸

與吳載伯書

郡城辱從者寵送已足壯行色乃更辱豐賚感
且不朽矣佳句出入襟袖間每一莊誦輒令人
栩栩然欲神飛也顧此道寥寥今海內稱能綴
韻語者率皆目不屬一經而口談千秋者也以
足下妙才稍努力事此卽少陵所云賈傅才未
有褚公書絕倫其何以加焉不肖入楚來悠悠

無足述者但一齋蕭條如枯葉蝴蝶承之而已生
平情氣每見長安中冠冕不啻炙手乃今今日
事此耶顧此物不可流湫不可不染指邴曼容
須官至六百石陶弘景須五十歲後始作拂衣
計似猶戀戀終不若柴桑處士一決也吾黨各
天唯尺素可以當面幸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增我蘊結

與吳允兆書

不佞夙有山水之癖竊自負勝具勝情不減玄
度至爲詩文則汎剽之單惠耳顧于吳下士無
所許可獨有慕于足下乃足下方獨往喜晚得
稽阮亦遂欣然把臂焉吳下士咸側目我兩人
也瀕發適足下以事羈郡城所恨腹背之毛無
能爲力反重貽足下累比讀手書中多感激語
恐羊舌氏高義不應如是語云見與之友幾於
不親見與之德幾于不報足下豈未之聞耶所

議粟已入官未安得一豪俠爲捐百石以贖也
公擇兄此擢足稱仙郎第不諗能終寫賦之興
否陶士衡在荊州孰更惜國器投其奕具江中
乎歐楨伯晉南屯田無論有夙名大溫雅可近
倘足下往都看兄幸通一刺毋令懷中久漫滅
也聞郎君補弟子員甚喜第其風氣殊未足當
佳兒今得彬彬然從青衿後亦是進修一機括
須乘此時嚴加程督無生其驕怠之心無長其

器薄之習卽青雲事業未可知亦當無魏門風
足懌參軍新婦意矣傑偉兩甥猶偃蹇如昨豈
真晚成耶偉甥更可念蔣少保於荊州惠政尚
纏纏父老之口聞有祠在郡城外亦已蕪沒名
宦祠我朝僅一人乃不能增一少保乎緣履任
未越月而督學使者至遂不及舉姑以待明年
足下近况何似知山閣亦不至落莫否賣屋之
說不佞以爲斷不可蓋足下素不諳治家產卽

至饑餓猶當冷然而吟金玉之音寧能作銅臭
面目今猶幸有屋存賣後足下益饒故態亡何
且復垂橐當何賣乎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
年無漁非長術也爲足下計不若存之于一切
漏卮日漸塞室一二年後或有爲足下致米管
室如陶胡奴郝嘉賓者不佞宦興冷于江水其
蕭條之狀叅謁之煩前書具是矣間登庾信樓
俯瞰江沚見芰荷芙蓉離離西風中不能不動

紉衣之想若勉強與世浮沉遲我十年亦或可
覬二千石顧仕路刺促荆棘眼底以不佞斲趾
之性卽無論犧牛之畏將無慮馬則吾馬而齒
加長哉故曰棄隸者如棄塗附則身貴于隸也
此吉寥寥誰復能解周稗尊以新霜入楚見紉
其人重離別不能灑然足下向有秦和之盟果
爾不佞在散局亦當休沐同出穆陵關振衣其
巔修善權諸洞故事豈不大愉快足下圖之長

江浩淼滙沿爲難惟勉旃千秋以慰耿耿秋懷
二首以荆農伯之所教

與姚伯道書

嗟乎不佞何敢忘足下哉兼葭蒼蒼伊人一方
未嘗不願滌沿從也不佞自去秋與足下出都
門促膝論心備極綷繾然猶于平望一握手別
獨允兆以訟事羈郡城曾不得杯酒笑語之歡
且孤我金焦夙約寸心耿耿每恨長言之不足

至釋尊則以官舍寂寞急欲彼入楚故特爲書
招之稍有餘力顧獨遺二難書哉寄我四章粘
之壁頭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矣歐楨伯改南屯
田足下明年往都又得一和人獨不佞寥寥郢
中卽欲爲巴歛了無其暇勉裁五言奉答短三
字便覺易非但局于世務亦困于才也若比來
宦情則前書盡之矣

與周釋尊書

別來幾一年足下起居亡恙否向許我新霜入
楚竟爾杳然每登樓眺吳門練影輒令目斷心
折始知千里雞黍之約固足稱歎友哉歲歲倘
足下尋南岳與不佞當命駕奉迎幸無更憚玉
趾也終風一章足下試留覽焉

與茅康伯書

不佞故鄣一遺狂也落拓好游不事邊幅大不
理于世人之口獨與允兆輩友善允兆亦爲不

佞時時道康伯也顧鄙性寡交與非有介紹何以識韓荊州然其風流竊于欣賞諸編稍如見之矣乃足下不遠千里而賜不佞翰貺溢美之言盈于赤牘不已過聽允兆乎近寄友人云偶出豈緣安石望倦游寧待曼容年酒酣間一悲歌未嘗不怆慨欲下泣也嗟乎此意寥寥惡可與世人言哉允兆輩但見不佞里居時往往有豪舉事不知入官以來其卑疵纖趨胸臆約結

蓋嗒焉盡喪吾故吾矣此所謂知臣少壯不知
臣精已銷亡者也卽足下聞所聞而來其無乃
他日見所見而去乎劉文學在逆旅所恨官舍
蕭條不能頻洽盃酒之歡是媿今行矣感足下
授書之誼無以報謝區區不腆亦聊附于投繯
云爾幸麾置之遙望吳門不任馳溯

與許孝廉書

春初過五峯與丈分手曾日月之幾何而安寧

報歲除矣一水盈盈良晤希
遘每誦崔灑詩日暮鄉關何處是
煙波江水使人愁輒欲令人泪
滔滔下也比來丈豪興猶能似昔
西門城樓否瞥眼春風又將組
孝廉船北上澤雉五步一啄
十步一飲不斲畜于樊中竊恐
丈畜樊不遠矣不佞入楚以來
亡論蕭蕭然首盤動資家庾卽逢
迎刺探其勞苦亦甚不減簿書
而鄙性迂狂不能仰人鼻息
往往獲罪石交如丈者試論不佞

骨相豈爲宜于世哉具區之陰有菟裘在尋當
效平子作一賦歸耳幸無謂曰林下何曾見一
人也趨府還援筆曠曠不竟所吐

上謝中丞書

某不肖忝竊門下士嘗聞感知已而不朽者有
三一日造就若仲尼之成顏閔是也二曰推引
若魏知之薦陳平是也三曰排解若孔融之救
張儉是也三者均稱特達之恩况夫子于不肖

實兼有焉某世世子孫社而稷之亦何足酌報
萬一乎夫子才望勳業推重三朝乃者聖主急
材于巖穴士弓旌始遍而顧客一蒲輪以迎元
老斷知姬公衮衣不久淹居東之蹟矣匪佞某
不肖乏刀錐之用懼貽瘵曠以辱宮墻緣抱病
肺奔走頗煩復苦蓬心作人無術每一循省汗
赧可言倘夫子垂念世誼不卽麾斥而時賜翦
袂之俾駑肉緩筋得樹尺寸何但某有不朽之

感卽先人在九京亦被榮施多矣冒昧率爾起
居用陳悃悃敬以不腆筐篚備之時下沍寒伏
冀爲道爲天下自愛

與章元禮

人亦有言閒散足以自娛詩書足以適志州郡
之職徒勞人耳比來足下宦餘更有揮灑否前
所示稍爲塗抹少陵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
鏗足下庶幾近之然黃金白雪殊自難兼若干

鱗諸君子誠不知嘔血幾許方得此聲名願益
努力精詣勿令年少窺人也邵長史詩苟且塞
請不佞亦別爲一律以和聞蒲邑有四山人而
王最傑出暇中召其人目之倘不負所舉延之
官舍與旦夕揚推三益不淺矣明卿在與國距
蒲數舍縱不獲擁篲而從尤宜通一刺焉其全
集乞卽索寄我窮愁殫人音問疎濶區區楮穎
殊不盡所欲言唯亮小詩五首博教其一類訊

女第

答錢司理書

頃豎子自若下來已得尊公報書散秩水囊秋
毫無以致區區是媿何敢更辱長者寄謝詢使
知足下起居亡恙不任欣悵司理威權亞于直
指上下每側目焉竊願足下爲糞黃不願足下
爲趙張也走多病無能爲國家樹尺寸兼有盜
魚之癖聊借一齋以隱不謂跋跋劇區若在牛

馬雖逢迎少暇或可杜門爲伊吾揮灑計而始以糾紛相奪繼以懶慢相成尋且等筆研于芒刺視圖書爲烏喙矣乃今知宦路若逃雨無之而不濡顧安得棄其吟挈返其淑靜與鷗夷子皮狎稱五湖長也所諭文選苦無副本此走斯須不能去身者如方命何左傳莊子楚辭唐詩選藝苑卮言敬授使者卮言是王元美緒論可謂後進橐籥足下須細閱之庶幾爲詩文不墜

入彼法耳向來嘉貺則以知己之賜非所敢辭
亦不敢別楮謝也故事博士不得上司理啟當
如屬吏然然於足下累世通好卽走俛焉爲屬
吏狀他日兩面孔相向將無一失笑也醉卽騎
馬歸頗遭官長罵此非鄭廣文詩乎狂奴故態
類是幸高明無督過焉

上潘司馬書

往者川靈失職河流逸軌聖天子爲之厯宵旰

南顧而興嘆者數四矣明公遵神禹之故智寬
瓠子之深憂而又不資壁馬之沉不需八年之
久大功告成萬世永賴此其經略何但當與太
史氏河渠書並傳已也聖天子念金陵爲國家
王業之自特以本兵重寄委諸明公其庶幾坐
而鎮之哉然鎖鑰不輕授牧頗不代逢尋且下
紫泥徵還禁中矣非敢佞某不肖少失先大夫
之于雅飭往往稅拘孿之文而越瑣尾之忌遂

爲流言所蒙一時親故靡不惑且信焉乃明公
獨昭之渙濁之中出之衆多之口使讒者罔售
其撓椎聽者幸免于投杼而某得強顏稱人世
間卽今日竊一第皆誰賜也昔賢之義不以知
已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貺不可爲知己
者其何人斯有此于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每
一望旌旄繁戟嶢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
仰而禮數隔絕音微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

顧寸鐵皎然未嘗不思爲知己歿也倘明公不
察朱亥所以不謝之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
負心則某有立孺耳敬屬豎子奉候並布區區
天眷方隆惟爲道爲社稷蒼生珍重

與歐楨伯書

某竊從于鱗諸君子集得明公姓字意亦于鱗
諸君子類也已又觀明公詩于國雅則風格信
類于鱗諸君子而都雅過之蓋私心願爲執鞭

久矣日者以服官政隸棘寺幸瞻明公乃明公
不鄙夷之而猥覲以教言縱以談笑怡怡然削
廉破隅以與某周旋使某亦遂忘已之不肖而
拜明公之鉅惠也斯稱登龍哉第于時方逐選
人跋跋馬蹄間不能將束脩以上通門墻之藉
以此媿荀爽耳比得友人吳公擇書悉明公起
居狀白下明公舊游地也雍容畫省真不忝仙
郎且六代風流遺蹟具在自公之暇策一短筇

而游覽焉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
固知明公詩興宦情翩翩並美矣其幼苦多病
長復情窳于世上一切應酬不大能有情而頗
耽讀諸老先生書然孤陋無所解也近來忽忽
筆札卽寢食亦僅計畧平生片鐵業已付逝水
矣昔人每揮霍尺璧而捃拾寸陰俯視髀肉能
不恨恨拙作二首錄扇頭奉筆何異于班倕之
門呈技亦聊以見高山之仰爾區區不腆敬奉

之典謁者春風已和唯勉旃加飯

與吳公擇書

念公擇縉雲署中日持酒盃作吳歛也真仙耶
哉所恨者長干秦淮夾道柳色不復得一窺足
耳周稚尊書來云公擇近頗覃精鉛槧咄咄適
人輒呼仲穆起盤舞稱快事快事因念諸葛宏
與王夷甫語後看莊老數篇便足相抗公擇妙
才第不屑爲雕虫少加研尋那愁不超乘而前

也不佞于詩質本不近而意獨有所溺每見王
元美云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相親三日不開
卷骨孔盡窒津津哉有味乎言之也願入郢以
來擲身牛馬走中忽忽盡喪吾故吾矣異日卽
獲與公擇並驅中原恐不免小巫之見大巫神
氣俱索敢旗鼓相當哉辱損書詞旨瑰麗有晉
人深致當是建業諸山水所助手再讀之穆若
挹清風矣文絲佳刻惠貺種種深不意投編之

私乃徼紵錦之報耳秋光轉眼倘天幸得入南
棘當要公擇于牛首燕磯之間爲十日飲冀公
擇不惜爲輕薄京兆也唐敬甫才情我吳與無
兩今垂白矣復以讀禮故不遂計借豈九萬鵬
翮顧非六月息不可章元禮在蒲圻政聲藉藉
老強人意而尊公入楚竟效靈均故事乃負終
天之戚可歎冗次束帶草草不欲盡言

與吳允兆書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真以鱗羽之艱
抑爲華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
落莫莫有林下風詩興勝情亮當不減疇曩第
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尚
平將如五岳何不佞于文章家本懵昧無所解
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萬里便
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
雞肋于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籍以來忽

忽三載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小篇
什亦無當一斑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
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
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今將擬劉伯倫之
爲人終其身拍浮酒船中而以頌德一章傳之
後世使不知我者目爲酒徒知我者目爲寄傲
吾願畢矣自允兆外有幾鮑叔故聊爲一言之
章元禮在蒲圻音訊幸不疎濶元禮政事之暇

銳意風雅亦是可兒乃以尊公之變解去大江
茫茫不以從屈原而故從鴟夷子爭五湖長竟
不知何人爲賦招魂什耳把酒作錄扇頭呈范
句雖陳然是不佞實際一笑擲之可也久別允
兆計所結誤富矣幸悉以寄示空齋聲懸無能
致區區爲媿餘俸少許趣付酒家

復姚叔度書

僕不肖得附青雲之末竊升斗祿亦過分矣卽

以禦魑魅非所敢辭矧縣官廩不易食稍蒙衣冠頭目輒岑岑若被桎梏卸而散步庭序則精神栩栩王矣足下謂此人豈能工于宦術者哉曷不逍遙具區天目間與二三同志典籍爲糝翰墨爲酒以此送其天年而願令逐逐臭腐爲也不然者將有去梯搥牀之歎晚矣足下天材不羣正宜策足康莊以步先德且古稱四十強仕足下方壯何遽云顛毛種種欲効僕倦游哉

恐李少卿循髮而語任生不滿有心人一粲耳
使者遠臨但得寄數行便足慰離索而乃重以
腆贖雖綈袍高誼固自戀戀故人柰宦橐蕭然
安所得瓊瑤報也蓄育千緒非客卿可悉亦稍
稍具伯兄東中足下自愛

奉徐少師書

閣下德望才猷應期五百推重三朝蓋海內士
紳父老爭喁喁然以出處卜世運不啻東山之

袞矣若乃戲彩稱觴昔明廷九列而金莖玉樹
並秀青雲則自古相門之盛未有如閣下者也
某不肖乖隨同之行乏長厚之名頗不爲里閭
所齒乃閣下誤聽媒妁不卽鄙棄之使得自附
于婚姻之末藐焉寒素厥有榮施然此其小者
耳庚辰之冬某執子孫禮修謁私惟政府崇嚴
恐難望履而閣下召見後堂親聆聲款享以酒
食錫以餼牢雖彭宣所不能得于其師者而某

叨承之矣此尤其小者耳往先大人厠門下士
不幸蒲柳先秋而萎每以不及報爲恨其兄弟
勉襄大事又不自分介紹陸司馬以狀乞言閣
下卒徼玉音以垂不朽吹暖死灰援肉腐骨是
閣下始終大有造于先人也卽某兄弟世世社
而稷之惡能仰答萬一哉道路遼隔訊候殊艱
間一引領南睇汗輒涔淫竟趾也茲肅一介起
居代陳愚悃不腆篚篚實亦先人所遺懇奠台

慈俯賜省納

與鄧忠父書

十載窮交久抱各天之悵不啻把臂秣陵嗚噓
者浹月也已而別足下猶不忘我枉騎江干相
與登清涼臺指點六代故墟歎山川如昔而風
流安在忼慨悲歌興寄欲絕適有二客携尊而
來不佞方攬衣自稱酒人過之回視足下則已
翩翩然去矣清塵濁水竟不知後會何時然別

離之遠無如塞下王仲回以不拜贈孟公孟公
大快足下將無謂薄也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
年足下勉矣向來所著長楊賦第以奏之臨軒
豈無識者不佞卽曠越蠻荆有頽弁在當爲足
下彈之七言一章錄扇奉寄亦知蒙塵叩缶取
笑鳴玉婆令足下出入懷袖間庶幾三歲不滅
耳林開先大儒雅可知是唯敬宅相顧傾蓋不
盡繾綣殊以爲媿燕中倘逢黎君華問及不佞

自不... 卷四
幸爲報曰此者擬草絕交書次第成矣

復閔明府書

留仙署四日日持盃酒與足下爲稷下之談而
時時雜以恢諧卽家叔木彊亦爲絕倒因念平
原旬日飲此何襟懷遂作千古佳話有如今日
之歡平原且艷之矣言別重脣佳貺以逆旅得
此大是酒須然足下過而施德于不報之地將
無使受者汗顏乎出郭門狂風奇作勢若席捲

七澤而東擲之江者人馬俱辟易爾時楚王在
蘭臺恐不能披襟而當之稱快哉也則心悔不
聽故人之留暑中一爐火促膝相向日僮僮擾
故人一杯酒計細君亦未大厭客而自苦乃爾
領業已別乃賈昇者勇奮力而前前同雲霧天道
路晦冥只尺莫可辨昇者謹呼索火炬不得則
陵競走冰雪中深沒脰脛前後輒踣若走邛邽
九折坂無一穩步也且寒威襲人肌膚何但生

粟幾盡裂矣戴貂帽坐藍輿中猶將立稿諸泉
者亦大艱辛哉街鼓動抵舟奴輩來迎相勞苦
復有候吏持薪米見餉益感故人高義質明雪
小緩放舟隔江作行計遙望洞庭銀浪風湧濤
莽無際而君山一點若橫玉几故不啻丹青畫
出俟明年水漲時當償此勝游更冀故人無吝
一杯耳呵凍附謝

復于司理書

職旋自北門得奉謁顏色殊切登龍之喜而台
臺過念年誼不恙一會顧之咳唾爲恩眎睽成
飾不佞允不知報所矣拜台翰猥以武舉錄序
見屬自惟不工鉛槧卽欲避方命之罪又慮冒
傷手之譏愧懼交集謹掇拾舊聞勉擬前序一
篇呈覽若欲更措片辭則枵腹已罄竭剗之亡
有矣且也刻畫無鹽唐突西子一已爲甚其敢
再乎幸台慈鑒宥佳畫敬稽首登受朝夕披翫

可以樂饑台臺之貺冷曹者弘矣使還率爾裁謝

寄錢中丞書

別來歲餘竟不及附一行問候嵇康之懶益甚媿之媿之秋間得郎君捷音方彈冠稱慶已而聞山東饑民之變則又爲丈稍攢眉焉野夫無從窺邸報不得其詳見北來者傳饑民唱亂而群盜和之多伏匿梁山泊中蓋狃於水滸傳小

說家語也近聞丈調兵撲滅之矣或又云其渠魁已跳去今復爲梗關西大都紛紜之口無可憑執弟鄙意以爲督府上疏惟取信於監司郡邑之揭報率影響彌縫之辭百無一實者也趙營平討先零還有勸令歸功廟算營平日老臣不言誰當言者今日事亦若此矣往江續石爲太倉兵道妄希軍功縛陳眉公彭汝讓二賢將斬之大爲吾黨笑端然世路喜事之人智多出

此如寧夏之哮承恩播州之楊應龍事可見也
丈夫生平非急於功名者第奏疏中宜稍難其事
且無諱卽幸平亦宜規以善後蓋事定則見功
不然可分其咎芻蕘之言願採擇之何如弟自
九月娶一婦一孫婦嫁兩孫女悲喜交集於懷
兼之懸索無所支費勞苦萬狀昔向子長婚嫁
纔畢便作五岳遊弟亦將踵其後矣明春儻幸
無恙當擔一笈訪丈冀得觀日出於泰嶽望海

市於登萊大快心目而歸丈肯許我乎悠悠之
衷言不能悉

復李孟超書

西湖一別契濶至今古稱良會不再得信然哉
僕壬子冬携幼孫就婚汝南歸途出麻城從劉
延伯錦衣家借得元人襍劇二百種展看殊快
意而隨病矣幸不歿然自此不敢復親翰墨卽
秣陵咫尺亦不復遊他可知也春來雨雪彌旬

寒氣侵肺正苦舊病且發忽傳足下書至恍若自天而下更讀伯聞諸什不覺霍然有起色矣雖然僕本非玄宴而強責以三都之序足下愛僕肯爲藏拙乎伯聞秦賢王也足下以豪雋之才曳長裾接華宴不減鄴中勝事第僕衰老遠迹近以哭允兆意興都盡惟引領長望付之歎羨向見周憲王樂府大有元人感致計秦王故藏必多善本幸一訪之以見竊亦病中良藥也

覩子杳未孱欵盼在何辰臨風興歌愁心如結
復陸伯生書

壬子冬一別忽復四載癸丑還自汝南是夏中
暑者幾不起甲寅養病於貴郡之東園者五浹月
獨不得一見兄爲恨今年婚嫁累人不淺奉手
札知兄兩歲俱在京兆署中無論海內知己如
兄者幾人而地主又賢竟以病阻能不悵然第
久垂涎荔支今兄入閩可能爲弟作南道主得

借開府片繻縱覽武夷仙遊之勝兼了十八娘
私願豈非平生快事惟兄畱意若得請幸先以
一行報我黃司馬弟年家也山居詩卽不文敢
辭第佳什在前柰形穢何吳允兆是月舍我輩
去矣流水高山誰復有賞音者書及不覺泪下

寄黃貞父書

不佞寓昭慶凡三得丈書其最後始有一行奉
復而又不得以所刻元劇爲寄媿甚惟是長干

爲六代風流之地不佞故樂游而忘老者今日
就衰憊此興遞發遞阻柰何丈宦業日起兼以
文酒徜徉其間勝友高徒靄然雲集而獨使不
佞之跡不及追隨壇坫之下此亦太史公畱滯
周南所爲仰天而長歎者也刻元劇本擬百種
而尚缺其半蒐輯殊不易乃先以五十種行之
且空囊無以償梓人姑藉此少資緩急茲遣奴
子賫售都門亦先以一部呈覽幸爲不佞吹噓

交遊間便不減伯樂之顧可作買紙計矣倘有所須自當續致不敢以此噉文也允兆近幸亡恙半月前已入關寫法華經附聞

復濮明府書

昔人有言去德滋遠懷德滋淡其君侯之謂手不佞固寡諧上之不能伏謁當道諸公聞所以獎薦吏治者奚若下之亦不能與縉紳先生交通觀其哆口攘臂評騰月旦者奚若然而君侯

德政其在田畯牧豎相與謳歌而不忘者猶時
時徹於耳中及奉台翰所以勞問不佞者甚切
則益信孔邇之懷父母赤子固若一也至讀所
賜恩綸冊豈不爲彈冠稱慶第君侯治績旣登
徵車且下旦晚當入皂囊青瑣之班爲天子近
侍若欲邀惠舊德再蒞吾土則非待開府不可
所恨不佞衰矣安能忍須臾無歿猶及與若下
父老曳杖而趨迎也哉不佞以傷暑故久困枕

筆間不能飯者半月餘矣辱使者還過山中不能親見訪問起居萬福率爾裁答九闕報瓊慚媿慚媿

答曹能始書

僕自丁未六月杪奉別返舍不浹旬而長兒夭折僕雖生之日猶死之年懷抱可知也亡兒骸骨未寒而懿親爲毀挾二千石之勢以凌轢僕者不遺餘力是用憤懣臥病歲餘精氣銷亡鬚

髮頓白非但翰墨都磨公卽欲展卷誦讀皆不能
矣生平知己如允兆孝若經歲不及一見尚何
意與入白門乎然猶時時從枕蓐間思得丈音
耗所恨山川白雲方在太息而瑤華之寄忽自
天來喜懣發狂不覺霍然病已讀蜀草諸什及
諸啟豪宕疎暢似得江山之助以丈好吟而所
作止此無乃亦爲簿書期會所苦耶辱諭修蜀
志事宦途中弁髦此久矣得丈任之誠爲千秋

盛舉愧僕無他聞見可裨管蠡所願效執事者
惟二十一史及華陽國志等書不可不研閱耳
又聞趙玄度所輯中晚唐詩丈悉抄錄於蜀中
續梓詩紀不審果否便間幸示之僕兩年間亦
頗有所蒐羅向見徐興公云建寧楊氏有諸寫
本未盡散失擬於明歲過貴省訪之兼了荔枝
夙願亦未知筋力能遂此否屢空之夫無以奉
酬來美聊附蘇扇十柄少供丈題咏之需筆三

十矢其狼毫筆乃倣高麗爲之中無棘可作大字鋒穎甚圓故以相寄倘可用尚當覓便續致也此來世事紛紜益令人可畏蓋其難尤有甚於蜀道者百凡珍重自愛以光吾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與曹能始書

歲晚奉別忽忽不能吐一語所謂黯然魂銷者也亡何得謝在杭書知有尊人之戚南中交遊

無論蕪苑卽言笑相洽者能復幾人而星散若此如何如何適見入計者還云長安事雖日新獨前薪一節牢不可改足下十年郎署開府無期豈主爵者竟忘之抑果詩能窮人坐爲言累耶弟入春來爲第四子娶婦空囊本不能有所營辨而婦家又不見憐往往來多幾至析骸決腦矣屢謀入都旋爲債家所束兩月間懷抱惡甚未可爲知己道也南糧解者姚氏乃故人姚

伯道子又是姪輩文采翩翩大有父風往足下
游烏瞻時當會識之今來事屬貴衙門幸推分
廣爲薦旋使姚有二天卽弟賢十部云爾千萬
畱意做邑解茶最佳者爲廟後多姚業以此作
茗枕東道主亦大不惡一笑

寄姚通叅書

憶別老年丈於京師不相聞問者垂三十年矣
然寸衷耿耿無時不馳門下猥辱推分小輩徐

賓夫曲賜慈庇不啻卵而翼之則尤老年丈無
已之愛昔人所稱咳唾爲恩眇睠成飾以方斯
蔑如也感刻感刻躬播棄已來值歲之不時更
爲婚嫁所累先人遺產蕩不復存乃汗澇江湖
傭文自活窮途灑泣誰見憐之居恒念年丈雄
名清望赫赫朝端早晚秉節鉞而臨重鎮爾時
當築杖修謁願備幕府清議不識能見容否第
雕蟲之嗜老而不衰以其暇輯古詩初盛唐詩

若干卷命曰詩所竊附於雅頌各得之義敬以
奉覽別遣奴子賚售都門將收其值以給中晚
唐詩殺青資斧幸丈畱意於長安貴人及計吏
間多方借之吹噓是卽詩林大檀施不獨第一
窶人懷感已也小聳在南安頗聞效職今隨二
千石後入覲更新丈始終惠顧之夫文貞相業
未泯而區區一任子不得守其故步中道而出
之郡丞此亦仁人長者所宜封植以無忘角弓

者也故敢輒布腹心萬惟垂矜

復李中丞書

家兄爲邑無狀辱臺下眄睠以有今日又辱瑤
緘賕貺儼然及僕賤兄弟何幸邀此如天之寵
不知將何以報臺下抑聞之有曰受千金之賜
而不可爲知己者然則古人之義右知己而左
感恩明矣僕廢棄以來艱難履盡無能自存不
得已而浪跡江湖賣文取給旣以天分有限兼

之塵務櫻懷文采日落固其宜也往歲奉命題
扇諸作誠爲醜拙乃臺下不卽鄙夷而重命之
至勤手書踰涯獎借何但賜以南金爲之潤筆
且復寬假時日令得從容自盡豈非感恩知己
兼而有之者哉僕又何敢慚其小技不以呈笑
大方顧敝廬本自卑濕而首夏游遭洪潦遂至
手足浮腫百病橫生迄今未能盥櫛當俟少間
搯之然亦不敢久稽如杜陵所云能事不受相

促迫終爲臺下罪人也謹因家兄奉候之便先
此裁復私布謝統希解警幸甚

復熊子良書

僕迂拙無鄉曲之譽獨臺下數數進而教之若
家人父子然此何以得於老父母哉僕故習禮
其言母之於子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乃知臺
下之待僕又因僕以及寒宗與彼賢豪有力者
絕無軒輊故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敝邑不造

不自老父母先亦不其後而當此凶歲動藉口
荒政以爲獻納今魚鱉之棄餘其不轉而爲餓
殍者有幾蓋令人興孔邇之思不獨去後已也
每想湖上追送風雨黯然一段銷魂境界宛如
在目老父母亦復念及此否遠辱不棄損之手
書兼以雅贖跼誦登拜感汗交集秋首當拱候
華旌於建業江上一訴此悠悠之懷故未敢以
長物附謝幸惟鑒宥往者蔣待郎山事實僕一

時客氣與悍者相左不意別後大肆齟齬至如
陳公祖招中襦青衿者七人於臺下前後三招
不及一字何也講堂率堵無論形家所宜頗爲
敝邑勝槩亦復耿耿始幾不免嗚呼不知召南
其棠安在僕本不平人豈能當此憤懣遂大病
自七月至十月委頓垂絕者數矣幸而不死瞻
對有期言隨氣短

復李本寧書

曩泊石頭城下辱先生枉顧兼惠詩扇翼明卽
解維而東不及造謝良罪良罪是夏一病幾不
起遂作廢人足跡不能出里門外顧清風朗月
猶然作命駕想也頃從茅孝若悉先生近況念
先生今年七十矣兩朝舊臣不重還禁中而使
放浪江湖狎主文酒之社世道可知也豫章諸
王孫能詩者俱已凋謝而關中七子翩翩繼起
正當共相推轂第有先生在寧容形穢之夫廁

珠玉之側耶吳允兆去冬物故菰蘆中從此無人矣後會末期引領神往

與錢惟凝書

日者華旌榮發竟不及一送道左良以耿耿卽今九列中資望誰如丈者誠不知主爵何意煩此量移喬轉之期計亦非久且元禮新命未下猶可朝夕周還正足愉快無用書空爲也吾郡後進稱有道氣者蔡伯達氏丈徐譽之當謂弟

言非私否丈不知第之不肯勉以千秋大業捧
讀至再不覺赧顏汗浹沾背第曩時亦有少志
謂兩漢而後已各有史獨盤古至秦史多遺佚
欲彙秦漢以來諸書悉加哀集以其雅馴者編
爲正史而怪誕不經者詳註其下以俟閎博大
儒更爲刪定附之史乘之末惟于納言文若氏
曾許以開府時當爲成此不巧旣而得關中道
里遼隔未能遠尋今已化異物矣貧窶之人非

負有公事... 有大力者授之館穀佐之胥史將衣食奔走不暇安能專力於是矧在愒陰之年精已銷亡久矣恐此段意緒已委逝水奈何拜惠太渥慙感兼深倘明年車騎尚滯秣陵當圖躬謝一布契濶耳李太史墓表石刻已就并呈覽跋語殊醜拙然書法頗覺勝誌惟丈教之

寄謝在杭書

已酉夏武陵一別契濶至今兼葭之思計彼此

同之也頃見邸報知旌節借重張秋此三歲大
差當晉秩叅知可免作郡矣轄當孔道過客送
迎往往吐哺握髮猶苦不及然其暇日亦不妨
抒詞染翰可能賜半席地容鄙人擔笈相就揚
推千古否向集中晚唐人詩已得十之八九而
庚戌冬爲亡賴子盜去大半蒐羅校訂之勤一
且盡廢每顧及未嘗不怒恨幾裂腹也去冬挈
幼孫就婚於汝寧守因過朗陵訪陳誨伯家遺

書乃知天中記及學圃葢蘇所引用書目皆非
其家實有也還從麻坡於錦衣劉延伯家得抄
本雜劇三百餘種世所稱元人詞盡是矣其去
取出湯義仍手然止二十餘種稍佳餘甚鄙俚
不足觀反不如坊間諸刻皆其最工者也比來
衰懶日甚戲取諸雜劇爲刪抹繁蕪其不合作
者卽以已意改之自謂頗得元人三昧仙遊夢
遊而外復得俠遊錄四種較前一二錄稍優曩有

碁勢十冊久在記室幸便間檢擲將并付梓人以廣其傳亦千金幣帚意也千萬勿忘因孫子長北上之便率附一行訊起居脩以巨細筆十管開天容墨二函此友人潘方凱監製爲近時最上品價三倍於青麟髓足供臨池之需故以奉寄阿恭故無長物諒足下不責其褻也

負苞堂文選卷之四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記傳

重建嘉興批驗所記

在鹽政場竈煎鹽邊商報引內商買其引以支
鹽而木商運之顧夫引或詐冒鹽或闌出此批
驗所之繇設也故事每歲季月商各昇鹽集所
下臺使者委官驗引符輒放無留行其後乃有

抽掣之法踰額卽并引沒入之然猶須鹽運後
徵納餘鹽至於刻期畢登始許發運而商遂困
矣嘉興所在東郭故有堂三楹久且敗居官者
視若逆旅莫適爲葺而商當積困之後又誰肯
捐已資以急公家之役者然而掣之日上下若
杞人然惟崩壓是思稍雨卽坐塗潦中屑越甚
矣歲丁未商朱某王某等請於臺使者方公重
繕之則首斥贖錢五十金爲有衆經始于是功

必中程材必中度其廣袤必中地宜其建置必
中方位其埏埴必中準繩其塗墍必中物采首
門宇次階墀中堂皇左右燕寢森森井井繚以
周垣瑕者易而堅朽者易而良湫隘者易而爽
壇陂陀者易而廉隅蓋自戊申之丙辰迄於壬
戌七浹月而事舉計費千餘緡皆諸商任之在
公不以爲厲商商亦欣然受成無以爲厲已也
者此何以得於商哉夫鹽筴之興昉於管子觀

其至一乘者有食二乘者有菽菽三乘者有伍
養抑何厚也當是時天下之商歸齊者若流水
齊以富強我國初每引止輸粟二斗五升較子
毋利頗倍猶有管子之遺意焉迨世廟末南海
氏爲政議折粟價納銀三錢五分則利輕而鹽
多壅滯之始也頃者天子誤聽言利之臣遣中
使出監稅事將囊括諸商而逞志焉會宣城葉
公永盛按浙以歛力爭之中使權少奪然稅額

歲增三萬有奇自此引價視昔益重矣公念商之困旣久如將按額而取盈非苛其譏察不可商無規利而力竭勢必鳥獸竄故其所爲先後撫卹百端而最要者如開四運禁小票務與諸商公其利權毋墮文網雖再疏請罷增稅未報可而商固幸以漸甦宜乎商之德公而不敢愛其貲以繕茲所也公名大鎮登巳丑進士安慶桐城人時鹽運分司徐君嘉興守司理令君皆

純白在事共勤厥成者並書之而立石於臺東
三教逸史傳

夫逸史者非逸史也自孔子取首陽荆蠻諸賢
加以逸民之目而逸始著今逸史何如人哉姓
杜氏諱文煥字弢武本蘇之崑山人後以武功
起榆林遂家焉父曰來儀從父曰來青並至鎮
西將軍位一品益通顯矣母周夫人夢白螭入
懷而逸史生幼卽喜兵事潛引同學小兒剡木

爲槍緝羽爲幟部署其間往往與法合及長虬
鬚猿臂善騎射左右命中七札俱穿蓋亦有天
授不獨箕裘爾也年十九從來儀公征西將牙
兵戰賀蘭山以雙戈貫虜頭於馬上磨墨盾鼻
草露布千六百言幕府多其功進都指揮使守
備雙山數出塞破虜尋以病予告亡何起家遊
擊將軍歷神木鎮靜保寧三路叅軍領延綏中
軍協守中路副總兵前後當虜王沙計猛克等

皆奏大捷進右軍都督府僉事奉制勅挂征西
鎮西大將軍印鎮守寧夏延綏總兵官臨陣好
著白獸錦鎧跨白馬身爲士卒先往來衝突捷
于彪虎故虜中相戒慎毋犯彪將軍其悍服如
此始逸史在告承歡之暇與友人評隲今古名
將慨然有意乎杜當陽郭定襄之爲人而深以
絳灌無文爲耻乃捐橐中金購六經歷代史及
二氏諸書讀之歲餘涉獵始遍嘗夢朱霞乘天

如彫繪狀掇而食之自此文思日進所著有孫
子武經左氏兵傳六朝文範初唐詩則五岳統
志飡霞秘笈等集行於世然猶以域中三大教
不能兼而舉之非夫也于是往從御史大夫徐
公受大學契止善修身之旨又從一炁真人受
黃庭悟存真理命之訣從烏思大師受金剛得
觀空證性之宗晝則研覈名理夜則寤寐三聖
既而三聖授以真誥之文十資之事而逸史駸

駿乎函三爲一矣居恒念少時曾遇一善相人者識逸史於廣衆之中謂其五官美秀兩眸煒燁非但有文名當爲良將又謂山林骨起功成之後是且得道焉逸史聞而志之故其雅尚不在鍾鼎而在煙霞自號三教逸史有以也雖然逸史方提鵲印擁油幢爲天子領北門之寄惡得言逸卽一旦解綬去追隨黃冠衲子之流不復以功名爲事有如戎馬告棘羽書狎至天子

皇遽下尺一起汾陽於田間而逸史堅不奉詔
致身之謂何故知逸史者非逸史也臧子曰而
獨不聞張子房陸法和者乎子房謝留侯恩從
赤松子遊辟穀已久卒爲呂后所強畫四皓羽
翼之策而太子安法和居士也每薄帝釋梵天
不爲而目擊時艱坐嘯萬旅以剪強寇彼皆能
爲逸而姑不爲逸者也况逸史世受國恩豈誠
不念同休之意而以逸自高爲子房法和所笑

夫亦鳴其志而已矣不然者孤竹岐周之胤子
逸何以稱焉

負苞堂文選卷之四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

頌讚

台極頌

石邑曹公以治兵建節海虞進大中丞開府先
後幾十年士民淪浹濺澤不啻鱗介之在禪瀛
而不佞其尤深者也頃河流決溢運道日徙天
子勞宵旰而急宣防則又命公往治河二者非

國家最鉅任哉夫海不揚波姬公之所以致九
譯也平治水土神禹之所以總百揆也今公鎮
吳會宣武威則海路夷矣循淮泗障狂瀾則平
成奏矣彤弓玄圭之賜天子豈其靳之於公行
敬繪台極圖而系之以頌曰皇帝三十有二載
穆清尚宸沛自首善敷德於衆兆民上公承之
益殫乃神旣恢之以弼累復煦之以浚仁顧茲
畊鑿之殷殷孰是孳殖而被斯德薰湯湯淮水

達於天津抑適橫流卒莫之敢溼于是傾竭帑
藏舉錡如雲無或逡巡壁馬亦旣泛而不屬於
薪萬夫瘁勤何以告志叩之九閭三事夙夜惟
帝其知人明者洞源才者樹勳伊誰與論帝德
光天其猶使我邀爾寵靈以邇於海濱我瞻北
極輝映台垣厥日惟上公是因夫夫也鄙庸拜
稽首頌言孔陳

題沈孺休小像讚

是所謂雲間沈孺休者耶始吾遇孺休也見其
文采蔚然以爲隱侯之後賢旣而相與遊遨於
金閶秣陵之間也見其裘馬翩然以爲五陵之
少年迄今自豫章而還也見其意氣漠然又類
面壁之老禪卽之恬然叩之了然其爲人也屢
遷吾且不能睹大全而貌者吾乃僅見其杜權

吳仲虛讚

是歛之淑兮顏如渥也又負此蘊蓄兮胡弗祿

也眷鶴鴒之肅肅兮一以篤也謝長駕而就跼
兮竟誰贖也彼亾乎其亭育兮迺爾酷也抑所
俾戩穀兮尚有復也爰求雲杜之史錄兮謚恭
穆也後歿者何最兮視斯躅也

負苞堂文選卷之四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疏

清涼山顯通寺募緣疏

天下名山往往以藜林稱勝然而南莫如補陀
北莫如清涼者由爲菩薩道場故也清涼亦名
五臺自燕京出龍泉關越數嶺入顯通寺登東
臺臺高聳無際以望扶桑曉日若赤丸可手探

也寺僧以百數皆禁戒修持爲釋氏之大宗焉
折而北曰華嚴嶺有寺視東臺尤盛晨昏鐘鼓
振響虛空真所謂羽人奏樂天女焚香者諷唄
之音清和婉轉雖使犀提聽之當不覺皈依信
心油然而生矣又去十里許上北臺有八多羅樹
寺僧數不可計十二時中薰修不輟蓋昔之祇
垣今之北臺也道傍有寶浴池是菩薩浴處其
石多光麗有寶色云距池不數里爲中臺登臺

而踰四維遠近諸勝悉屬目中矣殿閣雲峙僧
舍星羅爲一山之冠大都勇猛禪和大根利器
者居之尋山徑迤邐至西臺有七寶池八功德
水古樹七重葱蒨雲表世稱小西方者也從此
入秘密崖其崖顛有龍王廟龍神通有禱必應
又獅子窩常現化妙若蜃氣爲樓閣空中菩薩
所乘青獅蓋生於此西南入雲崖則普門精舍
石佛堂在焉乃國初碧峰禪師說法地也越金

閣嶺登南臺有清涼石可廣二丈餘相傳菩薩
從南海移來者昔趙簡子窺代曾以兵三千人
登此石悉能容受豈非聖蹟者耶下南臺歷栖
賢舍至羅睺寺西域比丘多於此披閱梵字貝
葉尚方歲出金錢爲設伊蒲供焉從此越金剛
窟至五郎溝卽宋楊延朗投戈受戒處山之
大觀盡是矣山周五百餘里藜林相望而顯通寺
最勝寺之後一山巋然以菩薩始修苦行終爲

覺場故名菩薩頂者是也然而菩薩通定不一顯現無時或放滿月神光或示蓮花法體自非大雄寶殿祇奉金身何以光昭萬方普度四衆于是妙峰大師者發大願力剏銅瓦殿中鑄銅殿一區高二丈許方二丈五尺殿之東爲堦院業皆極麗窮工雄視震旦而猶弘願未已欲建七處九會華嚴道場及經一萬部俾緇素方等徧處恒演立會同宣以修淨業遂感今皇帝聖

母捐內帑一萬三千金詣山喜捨助成功德約
有八九獨華嚴經浙本未易卒致乃分命善信
吳廣志等各募五百部期以三十七年共赴會
所每部裝演及賫持路費計值一金夫菩薩示
戒首在貪痴所以法施財施俱爲檀越顧南海
補陀一葦可達而清涼遠在朔塞非歲餘聚糧
無以卽路故我吳人禮補陀者常十九而禮清
涼者不能什之一今第以一函經供奉九會又

何必足躡勝境身拜蓮臺而後獲如意之珠食
善見之果者乎居士晚始回向樂聞勝因遂稽
首和南而題其疏端

重建五雲山真際寺佛殿疏

蓋聞我佛世尊修因雪嶺闡化給園無非題示
慈悲廣開方便以故諸大菩薩於法華會並結
喜捨之緣阿育利王歷僧祇劫尚獲聚沙之報
繇白馬度經而後洎赤烏建剎已未罕堵雲蹇

旁延東土琳宮霞合遠接西方聖教弘敷至今
爲盛有五雲山真際寺者峯巒陡絕瞰錢塘帷
蓋之濤磴道逶迤通天竺松蘿之徑雖云僻地
實號名區在後周顯德二年志逢法師始來卓
錫芟荆榛而荆緝宇鑿巖石而引清泉法像中
峨端嚴妙好精藍別構窈窕幽深遂爲道俗皈
依每受人王供養逮宋天禧之末益以隆興迄
明正德之初漸其頽圯猶幸法堅和尚來自鹽

官用精進心殫加持力朝經暮唄爰聚資糧鉢
案寸鳩靡私衣鉢卒能幹彌天於再造拯慧日
於垂綸龍吐翠恩復表寒陵之額螭扶鳳鼎奚
煩江令之詞第以山勢孤高風雨之侵尤甚歲
時積久棟梁之橈固然若非檀施殆將蕪廢寺
僧禮寶誓願營修證夙生多寶之因希長者布
金之諾于是吳興臧子手題短疏請印齋司躬
捐薄裝勸緣部衆凡宰官凡居士念此皆爲幻

軀或布粟或金錢慨彼元非我有母迷愛網共
種福田務使億萬千年長奉蓮花之寶界八十
二相重觀如來之法身移鷲嶺千塵寰洗虎林
為淨業遍謝無漏之果同登最上之乘

負苞堂文選卷之四

吳興臧懋循晉叔甫著

礦銘

茅大夫壙銘

茅大夫既卒之明年其孤元儀卜兆于烏程淑
三圩僉曰吉于是葬有日矣則以所自爲述謝
予壙銘於乎大夫先配蔡安人者予中表女第
也少長昵大夫故悉其質行卽不文不敢以辭

遂爲槩括題之銘曰於鑠有茅神明之枋自元
總管徙家吾鄉世載厥厥德祚胤穰穰至鹿門翁
宗乃益強駿發詰嗣獨仲也臧翮其文采騫鷲
鳴凰始雖垂翼終能奮揚旣對公車試宰干章
倬有政蹟遺愛其棠爰用高第召拜臺郎慨慷
論列凜秋之霜彼中人者讒口如簧竟左遷浙
浙亦大康始知百鍊寧折其鋒豈容郎署空老
馮唐顧君所急曰不違將乃請使閩便道南翔

適翁大耋還稱壽觴騶從闔里纓紳溢堂膝席
而前遞進樂方吳人艷之以爲榮光曾亡幾何
儼然居喪君有至性鷄骨支牀旣除而弦哀殊
未忘衆咸勸駕輒復徬徨晚廼補選畫省有含香
唯是將作而屬貂璫懾君惠文莫敢披猖已治
河隄于濟之陽是爲夏鎮司空所荒比歲漕舟
繇泐避黃視彼三河延表過當每以無勅緩急
請張上狀督府得請於王君又策泐淺而易妨

宜濟水源導之汪洋社其他洩一其中防議未
及行漕者相望時天久亢如沸湯誓以身殉
出舍道傍牲璧一愛情于滄浪水急湧至孰降
之祥無亦德馨以假彼蒼云胡二豎爲崇膏肓
病卒不起熾我唯良非君篤行皆予所祥然諾
丘山黃金糝糠撫孤報友不易存一斃者待樵
饑者待糗積而能散誦義無彊謂天子善亦孔
之彰詎獨于君則爽其常位罔才究年匪德償

意者忌盈勿使全昌然君身沒其名益芳不朽
之業著在縹緗况丈夫子早見汗盦所得孰多
抑又奚傷日月有時君將大襄卜茲吉壤厥土
駢剛何以樹之維松維楊何以封之若斧若坊
于焉窀穸于焉蒸嘗其斯茅氏千古歸藏

負苞堂文選卷之四

吳興城懋循晉叔甫著

祭文

祭孫少宰文

嗚呼哀哉某也不幸質之所聞自有中國自有
人倫自有鼎胄自有摺紳得全全昌疇與公隣
嗚呼哀哉冠解朝簪門懸塵駕曾是幾何遽爾
長夜溘焉畱餘以還造化音徽雖邈典刑未謝

亦震驚矣黃腸秘器下佳城矣殺蒸崇俎桂醑
徵矣。敝詞酌公公如生矣嗚呼哀哉

祭郭中丞文

嗚呼惟天與人以剛大也而公獨完其浩然惟
公得之完節也而天獨靳以永年惟公之竝議
清範方藉以維持國是羽儀世風也胡爲乎屢
抗疏而言旋惟公之休聲懿美寔足以興歌赤
鳥軫望蒼生也胡爲乎忽乘箕而登仙蓋斯世

之欲治將舍公而誰焉是以台庭丕薦揆路需
壽豈白璧之遙下而舟壑之俄遷今天下所遺
恨者直臣雖用而未究所共悼者鴻猷有待而
未宣竟使玉樹之姿遽摧芳以着地而寶劍之
氣徒流光以燭天然而仰公者固已如祥麟威
鳳崇山巨川伯仲稷尚之侶指麾丙魏之先耳
呐呐之詞及觀其慷慨任事之槩未嘗不爽焉
而自失讀諤諤之疏徐想其懇惻愛主之意义

執不快焉而願爲之執鞭况其等與公或有聯
事之誼或有素交之雅而驟聞公之奄然長逝
也能無灑泣而如漣嗚呼公之精英靈爽本不
依形以立而節操勲業亦不待力而傳雖遺體
之莫留兮鍊金石而難固彼榮名之不朽者則
亘萬古而長鮮假生芻以馳奠寄悽悵於重泉
冀神理之不昧降雲車以臨旃

祭申相公文

紛末路之夸毗兮其孰樹之典刑天幸篤我夫
子兮操獨行而爲經旣已畀之全德兮亮何靳
於大耋晞黃髮以飾巾兮指白藏而長別相玉
樹之嵬峩兮掩幽泉於九重豈終始之相巡兮
將靈椿其亦有窮嗟哲人之云亡兮繫邦家之
軫瘁僉灑泣而疇依兮躅百身而易遂憶英年
而獻賦兮擅挾天之鉅材登赤墀兩首對兮爰
濟陟於上台當鷲相之挾樓兮參競競其莫保

寧委蛇而無事兮耻猥狙之用巧逮秉釣以專
國兮何機務而不宜惟帝心之簡在兮方申錫
於玄圭迺冲懷之抑抑兮屢陳情於三已雖優
詔以敦留兮竟拂衣而歸里託林丘以寄興兮
誓終老於東山彼田峻與漁父兮爭識認其容
顏凡守令之善政兮率踵門而稟受顧公孫之
碩膚兮若歆然而弗有眷太任之嗣徽兮澗合
德而齊年亦後先而捐舍兮曾不測夫上玄空

朝野之注望兮謂輿輪其將下胡龍蛇之爲孽
兮溘還餘於造化嗚呼哀哉赤日沒兮陰風長
天高高兮莫可量文螭駕兮師將藏其誰要兮
白玉堂沴有除兮青有覆靡所救兮徒俛俛師
經術兮闕青箱師功業兮著巖廓師憲令兮翔
萬方師譽命兮勒宗祊師評品兮存故鄉有一
此兮足不亡師兼備兮復奚傷某執紼兮在末
行懷吾師兮歌輓章肆遐矚兮箕宿光敬一奠

兮椒之漿嗚呼哀哉

祭王孝廉文

往在甲寅徐園養疾辱子惠顧兼示所業如龍
蟠泥如驥伏櫪方謂大才晚成斯克及探賢書
卒棄弗收陵陽三獻嗟乎暗投矜其敝帚振彼
貂裘無寧小就以爲予羞歲月幾何隔衣帶水
豈鵬爲災抑豎作鬼溘焉一病遽聞不起尺素
猶存人則已矣予也承訃臨風泫然直欲投履

走哭靈筵其柰衰頹逡逾年吊不及哀罪惡
可言憶昔罷官門且羅雀旣而歲饑生事益落
室人遍謫行填溝壑眼底窮交孰重然諾爰泛
扁舟訪子淞江百金先饋不責其償顧惟前人
謂門生莊子今掩泣無乃莊荒揆子無能智及
而耄撫茲冰囊將何爲報每與子接必覩其貌
瓊瑤木桃固宜訶誚然猶記子告予以衷世家
海上僉曰財雄薄俗忌人朝親暮戎曾不是虞

伊誰之功予謝區區功于何有富好行德上天
所厚厥有象賢迺綸垂綬泉臺可慰千秋不朽
嗚呼哀哉

祭姚母閔孺人文

嗚呼世稱嬪德自酒漿鍼紉而外別無可著見
而一歸於無非無儀唯遭不幸然後有聲名節
操載在彤史煒乎昭垂苟或幸而無事非托於
夫若子而不隨其身泯滅也者幾希是以山濤

之妻不窺稽阮陶侃之母不遇范逵雖有超世之才識如所謂度勝及截髮剉薦誰得而知然則古今聰明賢達之婦往往其生也薶華而其歿也腐草寧不悲哉余於徵君以年家兄弟少相昵長相習也不忝把臂入林之期至夫結婚姻聯肺腑則又豈予涼德所能堪之意必有得於帷中竊窺以予之清言疊疊爲較勝也而愆憑徵君以及斯耶徵君故好客戶外之屢相錯

也孺人從中厨出供具寂若無聞而客皆霑足以歸是誠可以匹山妻之倫鑿軼陶母之規爲矣而况乎其事翁姑之孝也相夫子之莊也與夫訓諸子之以詩書也不有集衆善而無虧者耶先是徵君嘗臥病歲餘肌盡削而孺人脫簪珥益帀參療之病卒以差會孫太宰爲京兆公門人數移書勸駕徵君亦不能無動孺人從容諷沮之而後鹿門之遊跡始肥然是時諸子若

孫之能爲文章者業已駸駸有聲黷序間矣人
皆謂龍章象服方儼然其並至也胡爲乎竟弗
獲皆老而遽有此凶問之罹也耶嗚呼天地者
羣生之傳舍始終者萬物之歸藏蓋聖賢所必
不能免而何足庸其歆歔唯夫千百年而後墓
木平矣而其超世之才識猶將傳述人口不至
隨其身泯滅者此則孺人之雖歿而若生者也
而吾以慰徵君之遐思